

明末清初小说选刊

錦香亭



明末清初小说选刊

锦 香 亭

素庵主人 编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锦 香 亭

古吴素庵主人 编
丁 令 威 校点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

字数：108,000 开本：787×1092印张：5³/₄

1984年9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2次印刷

印数：34,001—39,000

责任编辑：林 辰 责任校对：刘顺德

封面设计：赵多良

ISBN 7-5313-0414-7/I·389 定价：2.30元

本书出版说明

本书据大连图书馆存藏之“岐园藏板”本校点。此本，缺第五、六、七、八回，据鼎翰楼本、经元堂本、本衙藏板本参校并补入四回。

《锦香亭》所演唐天宝年间安史之乱过程，与褚人穫的《隋唐演义》及芥子园本《混唐后传》之部分章回，似而不尽同，有历史演义小说的风格，所以晚清石印本改题《睢阳忠毅录》。但此书所叙，以钟景期与葛明霞离合故事为主线，具有才子佳人小说的特点，所以又有改题《绛帕记》者。这种历史题材与才子佳人故事相结合的作品，可能产生于康熙末年至乾隆初期。

作者素庵主人，其真实姓名及生平不详，是否即《归莲梦》作者苏庵主人？待考。

《明末清初小说选刊》校点凡例

一、以大连图书馆收藏的孤本、善本明末清初小说为基础，兼采其他图书馆所收藏之孤本、善本明末清初小说，选取国内尚未出版过的或虽曾出版但版本不同者，补其刊遗，有计划、有选择地校点出版。出版这套丛书之目的在于填补明末清初小说出版工作的空白，也为了保存那些岌岌可危的孤本、善本小说。

所谓明末清初，其断限实指从《金瓶梅》到《红楼梦》期间（难以确断其创作年代者，亦可略前略后）。

二、出版这套丛书时，原计划“选择一些内容健康的或者有益无害的供应读者阅读”。因此，第一辑十种所附之“《明末清初小说选刊》例言”中说：“这套丛书，分校点本、整理本、删节本三种”。后因统一规划，只出版校点本供学术研究和保存，一律不出版整理本和删节本（第一辑十种亦同此）。

三、校点工作范围是：分段、断句、补脱、改讹、删衍；并将繁体字改为简化字，异体字改为常用字。

四、（1）按情节分段，诗词另行，对话不每句另行；（2）使用现代标点断句时，取简化形式。不用地名、人名专用符号及删节号和破折号；书名号用《 》；（3）

尽量少用感叹号和分号；非问答之一般疑问句尽量不用问号；（4）常见之并列词不用隔点，如“唐宋元明清”、“日月星辰”、“君臣父子”、“唐宗宋祖”之类。

五、校点孤本、善本力求保存原貌。（1）目次与回目不统一者，不作统一处理；（2）不必改动的用字，不予改动，如：“他”字用于女性或事物时不改为“她”字、“它”字；联结形容词和动词之“的”字不改为“地”字；语助词的“罢”字、“么”字不改为“吧”字、“吗”字；疑问句之“甚么”的“甚”字不改为“什”字、“那里”的“那”字不改为“哪”字；“分付”不改为“吩咐”……等等。（3）凡补入明显可辨之脱漏字均用〔 〕标明；宜改之明显错别字，径改；（4）必要的删节，在〔 〕中注明字数；（5）原书缺字、缺页在（ ）中注明字数；（6）明显之衍字，径改不注明；（7）难以辨识的字、句（五字以内者）以一□代一字；（8）怀疑原书之错讹，如无确切依据，宁存疑而不轻易改动；（9）私讳径改，凡可佐证刊刻年代之讳字不改（缺笔亦同）。

六、对校时，（1）凡底本有而他本无者，不必校出，不写入校注（必要时校点者可附以另文）；（2）凡底本无而他本有之异文，补入后应作校注；（3）依他本补、改处，按全书校记统一编号，分别附于书后“校记”中；径改者只用〔 〕标明，不写入校点。

七、（1）原书中之评、眉批、旁批、夹注一般皆删，其有价值者可附录于书后；（2）词牌曲牌名前之

“右调”，横排时不改；（3）原书序、叙、跋仍按原次序排列；（4）原书回目前的署题皆删，另作说明。

八、将繁体字改为简化字只是由于印刷厂无繁体字而不得不改。因此，改用简化字时应注意是否发生歧意，如：後—后、餘—余、徵—征、於—于……等等，可能发生歧意时则不改。

九、这套丛书一律不写序言，如校点者认为需要，可本着文责自负原则附以“校后记”，也可附以有关资料。

十、这套丛书每十种为一辑。

目 录

卷之一

- 第一回 钟景期三场飞兔颖 1
第二回 葛明霞一笑缔鸾盟 10
第三回 琼林宴遍觅状元郎 25
第四回 金马门群哗节度使 36

卷之二

- 第五回 忤当朝谪官赴蜀 42
第六回 逢义士赠妾穷途 52
第七回 禄山儿范阳造反 63
第八回 碧秋女雄武同逃 74

卷之三

- 第九回 啸虎道给引赠金 85
第十回 睢阳城烹僮杀妾 94
第十一回 雷海清掷箏骂贼 107
第十二回 虢夫人挥麈谈禅 117

卷之四

- 第十三回 葛太古入川迎圣驾 126
第十四回 郭汾阳建院蓄歌姬 136
第十五回 司礼监奉旨送亲 148
第十六回 平北公承恩完配 159

第一回

钟景期三场飞兔颖

词曰：上苑花繁，皇都春早，纷纷觅翠寻芳。画桥烟柳，莺与燕争忙。一望桃红李白，东风暖满目韶光。秋千架，佳人笑语，隐隐出雕墙。王孙行乐处，金鞍银勒，玉壘瑶觞。渐酒酣歌竟，重过横塘。更有赏花品鸟，骚人辈仔细端详。魂消处，楼头月上，归去马蹄香。

右调《满庭芳》

这首词单道那长安富贵的光景。长安是历来帝王建都之地，秦曰咸阳，汉曰京兆。到三国六朝时节，东征西战，把个天下四方五裂，长安宫阙俱成灰烬瓦砾。直至隋，炀帝无道，四海分崩，万民嗟怨，生出一个真命天子，姓李名渊。他见炀帝这等荒淫，就起了个拨乱救民的念头，在晋阳地方，招兵买马，一时豪杰俱来归附。那时有刘武周、萧铣、薛举、杜伏威、刘黑闥、王世充、李密、宋老生、宇文化及各自分据地方，被李渊次子李世民，一一剿平，遂成一统。建都长安，国号大唐。后来世民登极，就是太宗皇帝，建号贞观。文有房玄龄、杜如晦、魏征、长

孙无忌等；武有秦琼、李靖、薛仁贵、尉迟敬德等，一班儿文臣武将济济跽跽。真正四海升平，八方宁静。后来太宗晏驾，高宗登基，立了个宫人武曌为后。那武后才貌双全，高宗极其宠爱。谁想他阴谋不轨，把那顶冠束带撑天立地男子汉的勾当，竟要兜揽到身上担任起来。他虽然久蓄异心，终因老公在前，碍着眼，不敢就把若大一个家计包揽在身。及至高宗亡后传位，太子年幼懦弱，武后便肆无忌惮，将太子贬在房州安置，自己临朝听政，改国号曰周，自称则天皇帝。彼时文武臣僚无可奈何，只得向个进裂的雌货叩头称臣；那武氏俨然一个不戴平天冠的天子了。却又怪，历朝皇帝是男人做的，在宫中临幸嫔妃。那则天皇帝是女人做的，竟要临幸起臣子来。始初还顾些廉耻，稍稍收敛。到后来习以为常，把临幸臣子只当做临幸嫔妃，彰明较著，不瞒天地的做将去。内中有张昌宗、薛敖曹、王怀义、张易之四人最为受宠。每逢则天退朝寂寞，就宣他们进去玩耍，或是轮流取乐，或是同榻寻欢。说不尽宫闱的秽德，朝野的丑声。亏得个中流砥柱的君子，狄仁杰与张柬之尽心唐室，反周为唐，迎太子复位，是为中宗。却又可笑，中宗的正后韦氏，才干不及则天，那一种风流情性，甚是相同，竟与武三思在宫任意作乐。只好笑那中宗，不惟不去觉察他，甚至韦后与武三思对坐打双陆，中宗还要在旁与他们点筹。你道好笑也不好笑。到得中宗死了，三思便与韦氏密议，希图篡位。朝臣没一个不怕他，谁敢与他争竞。幸而唐祚不应灭绝，惹出一个英雄

来。那英雄是谁？就是唐朝宗室，名唤隆基。他见三思与韦后宣淫谋逆，就奋然而起，举兵入宫，杀了三思、韦后并一班助恶之徒，迎立睿宗。睿宗因隆基功大，遂立为太子。后来睿宗崩了，隆基即位，就是唐明皇了。始初建号开元，用着韩休、张九龄等为相，天下大治。不意到改元天宝年间，用了奸相李林甫。那些正人君子，贬的贬，死的死，朝廷正事尽归李林甫掌管。他便将声色货利，迷惑明皇，把一个聪明仁智的圣天子，不消几年，变做极无道的昏君。见了第三子寿王的正妃杨玉环标致异常，竟夺入宫中，赐号太真，册为贵妃。看官，你道那爬灰的勾当，就是至穷至贱的小人做了，也无有不被人唾骂耻辱的，岂有治世天子，做出这等事来，天下如何不坏？还亏得全盛之后，元气未丧，所以世界还太平。

是年开科取士，各路贡士，纷纷来到长安应举。中间有一士子，姓钟名景期，字琴仙。本贯武陵人氏，父亲钟秀，睿宗朝官拜功曹，其妻袁氏，移住长安城内。止生景期一子，自幼聪明，读书过目不忘，七岁就能做诗。到得长成，无书不览，五经诸子百家，尽皆通透，闲时还要把些“六韬”“三略”来不时玩味。十六岁就补贡士，且又生得人物俊雅，好象粉团成玉琢就一般。父亲要与他选择亲事，他再三阻挡，自己时常想道：“天下有个才子，必要一个佳人作对。父母择亲，不是惑于媒妁，定是拘了门楣，那家女儿的媼妍好歹那能知道？倘然造次成了亲事，娶来却是平常女子，退又退不得，这终身大事，如何了

得？”执了这个念头，决意不要父母替他择婚，心里只想要自己去东寻西觅，靠着天缘，遇着个有不世出的佳人，方遂得平生之愿。因此蹉跎数载，父母也不去强他。到了十八岁上，父母选择了吉日，替他带着儒巾，穿着圆领，拜了家堂祖宗，次拜父母，然后出来相见贺客。那日宾朋满堂，见了钟景期这等一个美貌人品，无不极口称赞，怎见他好处，但见：

丰神绰约，态度风流。粉面不须傅粉，朱唇何必涂朱。气欲凌云，疑是潘安复见；美如冠玉，宛同卫玠重生。双眸炯炯似寒晶，十指纤纤若春笋。下笔成文，会晓胸藏锦绣；出言惊座，方知满腹经纶。

钟景期与众宾客一一叙礼已毕，摆了酒肴，大吹大擂，尽欢而别。钟秀送了众人出门，与景期进内，叫家人再摆出茶果来，与夫人袁氏饮酒。袁氏道：“我今日辛苦了，身子困倦，先要睡了。”景期道：“既是母亲身子不安，我们也不须再吃酒，父亲与母亲先睡了罢。”钟秀道：“说得是。”叫丫鬟掌了灯，进去睡了。景期到书房中，坐了一会，觉得神思困倦，只得解衣就寝。一夜梦境不宁，到了五更，翻来复去，再睡不着。一等天明，就起来穿戴衣巾，到母亲房里去问安。走到房门首，只见丫鬟已开着房门。钟秀坐在床沿上，见了景期说道：“我儿为何起得恁般早？”景期道：“昨夜梦寐不宁，一夜睡不着。因此来问爹娘，身子可好些么？”钟秀道：“你母亲昨夜发了一夜寒热，今早痰塞起来。我故此叫丫鬟出去，

分付烧些汤水进来。正要来叫你，你却来了。”景期道：“既如此，快些叫家人去请医家来诊视。待我梳洗了，快去卜问。”说罢，各去料理。

那日，钟景期延医问卜，准准忙了一日，着实用心调护。不想犯了真病，到了第五日上，就呜呼了。景期哭倒在地，半晌方醒。钟秀再三劝慰，在家治丧殓殓。方到七终，钟秀也染成一病，与袁氏一般儿症候。景期也一般儿着急，却也犯了真病，一般儿呜呼哀哉了。景期免不得也要治丧殓殓。那钟秀遗命，因原籍路远，不必扶柩归家，就在长安城外择地安葬，景期遵命而行。

却原来钟秀在日，居官甚是清廉，家事原不甚丰厚。景期连丧二亲，衣衾棺槨，买地筑坟，治丧使费，将家财用去十之七八。便算计起来，把家人尽行打发出去。有极得意自小在书房中服侍的冯元，不得已也打发去了。将城内房子也卖了，另筑小房五六间，就在父母坟旁，止留一个苍头一个老姬，在身边度日。自己足不出户，在家守制读书，常到坟上呼号痛哭，把那功名婚姻两项事体，都置之度外了。光阴荏苒，不觉三年服满。正值天宝十三年，开科取士，有司将他名字已经申送。只得唤苍头随着收拾进城，寻个寓所歇下。到了场期，带了文房四宝，进场应试。

原来唐朝取士，不用文章，不用策论，也不用表判。第一场只是五言、七言的排律，第二场是古风，第三场是乐府。那钟景期，平日博通今古，到了场中，果然不假思

索，揭开卷子，信笔而挥。真个是字中蝌蚪落文河，笔下蛟龙投学海。眼见得三场已毕，寓中无事。那些候揭晓的贡士，闻得钟景期在寓，也有向不识面，慕他才名远播，来请教的；也有旧日相知，因他久住乡间来叙契阔的；纷纷都到他寓所，拉他出去。终日在古董铺中、妓女人家，或书坊里酒楼上及古刹道院里边，随行逐队的玩耍。钟景期向住乡村，潜心静养，并无杂念。如今见了这些繁华气概，略觉有些心动，那功名还看得容易，倒是婚姻一事甚是热中。思量：“如今应试，倘然中了，就要与朝廷出力做事，那里还有功夫再去选择佳人。不如趁这两日，痴心妄想去撞一撞，或者天缘凑巧，也未可知。”那日起了这念头，明日就撇了众人，连苍头也不带，独自一个，去城内城外，大街小巷，痴痴的想，呆呆的走，一连走了五六日，并没个佳人的影儿。苍头见他回来，茶也不吃，饭也不吃，只是自言自语，不知说些甚么。便道：

“相公一向老实的，如今想是众位相公牵去结识了什么婊子，故此这等模样么。我在下处寂寞不过，相公带我去走走，总成吃些酒肉儿也好，相公又没有娘娘，料想没处搬是非，何须瞒着我？”景期道：“我自有心事，你那里知道。”苍头道：“莫非为着功名么？我前日在门首，见有个著的走过，我叫他跌了一着。他说今年一定高中的，相公不须忧虑。”景期道：“你自去，不要胡言胡语惹我的厌。”苍头没头没脑，猜他不着，背地里暗笑不题。

到次日，景期绝早吃了饭出来，走了一会，到一条小

胡同里，只有几户人家，一带通是白石墙；沿墙走去，只见一个人家，竹门里边冠冕晃晃、潇潇洒洒的可爱。景期想道：“看这个门径，一定是人家园亭，不免进去看一看，就是有人撞见，也只说是偶然闲步玩耍，难道我这个模样，认做白日撞不成。”心里想着，那双脚儿早已步入第一重门了。回头只见靠凳上有个老儿，酒气直冲，鼾鼾的睡着。景期也不睬他，一直闯将进去，又是一带绝高的粉墙。转入二重门内，只见绿荫参差，苍苔密布，一条路是白石子砌就的。前面就是一个鱼池，方圆约有二三亩大。隔岸种着杨柳桃花，枝枝可爱。那杨柳不黄不绿，撩着风儿摇摆；桃花半放半含，临着水儿掩映。还有那一双双的紫燕，在帘内穿来掠去的飞舞。池边一个小门儿，进去是一带长廊，通是朱红漆的万字栏杆。外边通是松竹，长短大小不齐，时时有千余枝，映得檐前里翠。走尽了廊，转进去，是一座亭子。亭中一匾，上有“锦香亭”三字，落着李白的款。中间挂着名人诗画，古鼎商彝，说不尽摆设的精致。那亭四面开窗，南面有牡丹数墩与那海棠、玉兰之类，后面通是杏花，东边通是玉兰树，西边通是桂树。此时是二月天时，众花都是蕊儿，惟有杏花开得烂漫。那梅树上结满豆大的梅子。有那些白头公、黄莺儿，飞得好看，叫得好听。景期观之不足，再到后边，有绝大的假山，通是玲珑怪石，攒凑迭成。石缝里有兰花芝草，山上有古柏长松，宛然是山林丘壑的景象。转下山坡，有一个古洞。景期捱身走过洞去，见有高楼一座，绣幕珠帘，飞

薨画栋，极其华丽。正要定睛细看，忽然一阵香风在耳边吹过，那楼旁一个小角门，呀的一声开了，里面嘻嘻笑笑。只听得说：“小姐这里来玩耍。”景期听了，慌忙闪在太湖石畔芭蕉树后，蹲着身子，偷眼细看。见有十数个丫鬟，拥着一位美人，走将出来。那美人怎生模样，但见：

眼横秋水，眉扫春山。宝髻儿高绾绿云，绣裙儿低飘翠带。可怜杨柳腰，堪爱桃花面。仪容明艳，果然金屋婵娟；举止端庄，洵是香闺处女。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

这美人轻移莲步，走到画栏边的一个青瓷古墩儿上坐下，那些丫鬟们，都四散走在庭中。有的去采花朵儿插戴；有的去扑蝴蝶儿耍子；有的在茶藤架边撞乱了鬓丝，吃惊吃唬的将双手来按；有的被蔷薇刺儿挂住了裙袖，痴头痴脑的把身子来扯；有的因领扣儿松了，仰着头扭了又扭；有的因膝裤带散了，蹲着腰结了又结；有的要斗百草；有的去看金鱼；一时也观看不尽。只有一个青衣侍女，比那美人颜色略次一二分，在众婢中昂昂如鸡群之鹤，也不与他们玩耍，独自一个在阶前，摘了一朵兰花，走到那美人身边，与他插在头上，便端端正正的站在那美人旁边。那美人无言无语，倚着栏杆看了好一会，才吐出似莺啼如燕语的一声娇语来，说道：“梅香们，随我进去罢。”众丫鬟听得，都来随着美人。这美人将袖儿一拂，立起身来冉冉而行，众婢拥着早进了小角门儿，呀的一声，就闭上了。

钟景期看了好一会，又惊又喜，惊的是恐怕梅香们看

见，喜的是遇着绝世的佳人，还疑是梦魂儿错走到月府天宫去了。不然，人世间那能有此女子？呆了半晌，如醉如痴，恍恍惚惚，把眼睛摸了又摸，擦了又擦，停了一会，方才转出太湖石来。东张西望，见已没个人影儿，就大着胆走到方才美人坐的去处，就嗅嗅他的余香，偎偎他的遗影。正在憧憬思量，忽见地上掉着一件东西，连忙拾起，看时却是异香扑鼻，光彩耀目。毕竟拾的是什么东西？那美人是谁家女子，且看下回分解。